



人生感觸

表達

研學活動的最後一天，學生們要做研學成果分享。11天的行程，他們從山西最北端的大同一路南下，走進雲岡石窟的宏偉，飽覽懸空寺的「空中景觀」，享受五台山的寂靜莊嚴，來到忻州古城感知晉中的變遷，更不用說還有平遙古城的質樸、喬家大院的匠心，以及神奇又神秘的晉祠難老泉。孩子們一路上打鬧嬉戲，看似「玩心重重」，實則思考得頗深，令我這個「導師」幾度跟不上他們的思維。

聖類斯中學的James提出了一個好問題：「為什麼山西那麼多寺廟，都可以看到儒釋道共存共榮的印記？」這個問題像是一把鑰匙，剝開那間打開了更多的心門，同學們紛紛表達觀點：「互相借鑑，互相吸收，才能一同進步。」「華夏文明大氣包容，自古至今，未曾改變。」「歷史那麼長，故事那麼多，文化背後是中華大地的根脈，從不拒絕優秀，更用智慧創造優秀……」我備感欣慰。本來，出發前我還很擔心，山西的這個行程，幾乎是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一座寺到另一座寺、一個古城到另一個古城，車子在山路上奔波，我們在縣城和縣城之間穿行，學生們會不會太悶？會不會嫌棄行程太緊？會不會覺得條件太艱苦？特別是五台山上，去的那日，是在夜晚，山下春雨淅瀝，山上竟然飄起小雪。孩子們全然沒有抱怨，開心地在驟然結霜的車窗上用大大小小的拳頭畫着可愛的「小腳丫」，像極了他們行走在三晉大地上的足跡。真光中學高同學說：「起初，學校將兩個研學團的信息同時發布出來，另一個是揚州和上海，我落選了上海研學團，很不開心，因為上海迪士尼的行程太有誘惑力。而現在，我覺得沒有什麼比山西的這個行程更寶貴的了，讓我能細細地了解、品味，享受文化的厚重、歷史的滄桑，這種美，以及由此帶來的由衷的快樂。」

這些表達，讓我這個策劃者和組織者亦收穫了由衷的快樂。



● 漢華中學師生在雲岡石窟前留念。 作者供圖



心窩常開

觀賞驃騎鐵將霍去病

青少年讀歷史，總覺得那是遙遠的，但若把歷史人物的故事搬上舞台來演繹，人物立時變得立體可親了。

青少年看戲中人，不但會有更直觀的認知，還可「穿越」走到歷史現場，用現代角度去思考問題，非常具啟發意義。觀塘劇團總監呂志剛再鼎力夥拍國史教育中心(香港)公演年度中國歷史人物舞台劇《毋負韶華——驃騎將霍去病》，值得力讚。這大型歷史劇已於4月4日至6日在香港理工大學綜藝館連續演出3天，大獲好評，無論大小觀眾對這位一代戰神的生平都頗感興趣，看得很投入。

舞台的帷幕甫拉開，兩個身穿漢服的少女化身說書人，還說要去參加霍爺爺的80歲大壽，讚賞霍爺兒孫滿堂……說得觀眾大惑不解之際，她們又走到現實說：「喂，歷史不可以亂改，我告訴你，霍去病年僅24歲就死了。」假設人生可以重設呢？

小學生鍾意想像，假設問霍去病：如果你的人生可以重設，你鍾意英年早逝，打敗匈奴？還是想兒孫滿堂過大壽？兩個口齒伶俐的說書人，竟然只是小六學生，就這樣你一言我一語地邊說邊演，穿越到古代展開劇情，令滿場觀眾代入時空返古代，看得特別投入哩。

此劇的編導及製作團隊出色，能摘取史料後運用舞台藝術創意手法斬新



● 舞台一畫面。 作者供圖



舞台客聚

進士舉人何所似？

上回介紹博愛醫院門聯，牌坊後由香港書法名家區建公(1887年-1971年)所書一聯被遮蔽，句腳未能看清。劉祖農詩人闡拙文後，按上文下理復原，諒區氏原作即是如此：

博施無遺 拯溺拯饑成決策 愛育有道 留醫留產著先鞭

光緒30年甲辰(1904年)是中國最後一次科舉考試，翌年清室便宣布廢除科舉制度。當時區建公還未滿10歲，自是趕不及考取清室的功名。牌坊正面門聯的作者岑光樾(1876年-1960年)則是末科翰林公。近日互聯網上常見網民討論舊日翰林、進士、舉人、秀才等功名大概等同今日何等學歷，可以順便一談。

香港著名掌故作家高伯雨先生(1906年-1992年)曾撰文介紹光緒八年壬午(1882年)順天鄉試中舉的名人。高氏在文中將舉人比擬為高中畢業生，放在民初亦嫌過低，今時中國有大學本科學士學位以上學歷者有數千萬。如果放寬到高中畢業後再進修的大專學歷，則早超過過了。舉人已經有地方鄉紳那個級別的政經地位，絕非中學畢業生可比。

清代讀書人要考取功名，依次為：童生、生員和舉人。童生是

已在政府註冊了學籍的讀書人，雖然有個「童」字，當中不少人過了中年仍是「童生」。例如《儒林外史》裏面《范進中舉》的主人翁就是個老童生。後得「生員」(民間雅稱秀才)後，可得政府錢穀津貼，等同今天的獎學金。清代一個秀才，大概抵得上今天有學士學位的大學畢業生了。

後來范進偷偷到省會參加「鄉試」(名為鄉，實為省級的公開試)。鄉試中式(即合格)後成為舉人，第一名是解元。范進中舉後，老丈人胡屠戶前倨後恭，又有鄉親富人送錢，立馬就「斬斷窮根」。清代一個舉人公，抵得上今天博士的學歷，儼然是一方鄉紳。

舉人下一步是赴京考會試。會試中式就成為貢士，第一名為會元，都有資格參加殿試。殿試是沒有不過關的，都成為進士。前三名分別是狀元、榜眼和探花，又稱三鼎甲，最稱尊榮，立刻入翰林院。其餘進士中，優秀者可到翰林院學習3年，散館後考試過關，就成為正式翰林，這才追得上同科三鼎甲的官資。散館已經有地方鄉紳那個級別的政經地位，絕非中學畢業生可比。清代讀書人要考取功名，依次為：童生、生員和舉人。童生是



名人鄉情

紹興兩代桑梓情

車弘健 全國政協委員 浙江省政協常委

我是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紹興人，自從懂事以來就經常聽父親車越喬回憶起家鄉的往事。知道家鄉浙江省紹興市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越文化中心，名士之鄉。有超過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春秋為越國都城(後遷都至姑蘇)，是吳越文化的發祥地之一。革命家魯迅的故鄉就是在紹興，相信大家應讀過魯迅的文章。

中國四大名亭之一的蘭亭就在紹興市，是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蘭亭序》出自處地。在春秋時期越王勾踐種蘭於此，東漢時建有亭，後改名蘭亭。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寄居位於紹興市西南14公里的蘭渚山下。東晉永和九年，王羲之邀請了41位文人雅士在蘭亭舉行了曲水流觴的盛會，並寫下了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的《蘭亭集序》，王羲之被尊為書聖，蘭亭也因此成為書法聖地。

紹興出產的黃酒(又稱老酒)聞名遐邇。按照紹興人習俗，女兒出生時便會釀酒一缸，待女兒出嫁時便成為女兒的嫁妝，在婚宴上款待賓客。因常用刻有吉祥花紋的酒罈包裝，故又稱「花雕」，「花雕」與「女兒紅」其實是一酒二名。近代出名的工業就有小電機、節能照明、生物釀造業等，紹興紡織業發達，紹興中國輕紡城是世界最大的紡織品交易市場，真值得我們自豪。

作為香港土生土長的第二代紹興人，深受父親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熏陶，他不時地提醒我們後輩記得自己是紹興人，我們的祖輩是來自浙江紹興，樹高千尺也不能忘了根本，人生在世要飲水思源。

先父1932年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市車家弄村的一戶小商人家庭。身為家中的

長子要分擔照顧弟妹的重任，1950年，年僅18歲的父親便主動輟學，身上帶着僅有的10塊錢背井離鄉來到香港謀生。憑着紹興人骨子裏勤奮、能幹、精明的品性，父親於1955年白手興家，獨自創立了「香港科學儀器社」。此後60多年來，父親筆路藍縷，兢兢業業地發展儀器貿易業務，逐步成長為香港數一數二的龍頭儀器代理商。

記得1975年我11歲那年，父親開闢家鄉20多年後第一次回紹興探親，也是我第一次踏上紹興的土地，當時的情景至今依然歷歷在目。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紹興仍然是一片白牆黑瓦的舊式民宅，我的祖父母和親戚們就住在裏面過着傳統的江南水鄉生活。那一次，祖父母和長輩們很熱情地接待我們這香港來的親人，讓我有回了家的感覺。

到1978年中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我們一家人回鄉探親就更方便了。由於當時紹興的經濟尚未起飛，生活物資較為缺乏，相較而言香港的生活條件算是十分優渥。所以每次回鄉父親都和我們一起帶了很多香港的日用品、衣物、小家電等等，期望能最大範圍地改善祖父母和親戚們的生活水平。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這些物資在香港雖然算不上貴重，但對於紹興的親人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了。一趟趟往返於香港與紹興，我與家鄉的聯繫愈來愈緊密，情感依賴也愈來愈深。我漸漸感受到，無論自己走得多遠，飛得多高，紹興這塊土地始終是我生命的起點，我身體流淌的是紹興人的血液，我的家國情懷也是從那時開始萌芽。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父親在事業有成後便開始積極回報桑梓，先後出任

「紹興旅港同鄉會」及「香港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會長，他為家鄉捐資興學、為公益慷慨解囊，從不計較回報。1992年12月，我從加拿大留學回港並開始接手父親公司的儀器業務，成為了父親的得力助手。我也在他的帶領下走上了同鄉社團的道路，為日後投身愛國、愛港、愛鄉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我尊敬的父親車越喬於2024年在香港與世長辭，走完了他克勤克儉、情繫桑梓的一生。雖然先父已經駕鶴西去，但他永遠是我終身學習的榜樣和楷模。正是他的言傳身教使我有了一種使命感，要傳承和發揚我們的家風，要讓家鄉紹興的鄉親們知道車越喬的愛國心、桑梓情後繼有人，相信這也是我報答父恩的最好方式了。目前我在香港從事同鄉社團的工作，也正是沿着父親當年的發展道路，在完成「紹興旅港同鄉會」的會長任期後，已經迅速投入「浙江省同鄉會聯合會」的工作。與此同時，我也正在履行着全國政協委員和浙江省政協常委的工作。先父的諄諄教誨，言猶在耳，我時刻鞭策自己：必須克紹箕裘，薪火相傳。

現在，我已經超過了父親「愛國、愛港、愛鄉」的火炬，在香港說好家鄉故事，在家鄉說好香港故事，全力以赴與家鄉人民攜手譜寫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代篇章。



● 車弘健時刻鞭策自己：必須克紹箕裘，薪火相傳。 作者供圖



筆袖乾坤

粉彩與手指起舞

余似心

我最近跟隨名畫家冉茂芹老師學習粉彩畫，冉老師畢業於著名的廣州美術學院，專長人像畫。我認識教授粉彩人像寫生的老師不多，他是少數的一位。

粉彩畫(Pastel)又名色粉畫、粉筆畫，是乾性特製的彩色粉筆，可畫在有顆粒和粗糙的紙、黑板、石頭、水泥地等等物料上。大家到歐洲或西方國家旅行時，可能會見過有人在廣場地上以顏色粉筆畫畫，那些便是粉彩畫了。它色彩豐富、明亮，又容易擦掉。他們收工時會用布輕易把圖畫擦掉，明天又原地畫新的作品。

粉彩的好處是直接拿起粉筆便能畫，無須像油畫、水彩或塑膠彩那樣要用油或水調色，什麼工具也不用。粉彩覆蓋性強、飽和度高、色彩明快，色種繁多，我用的一盒有90種顏色，有些更多至百多種顏色。它呈現的效果有着油畫、水彩和素描的優點。



● 名畫家冉茂芹的作品。 作者供圖

畫粉彩畫不用調色盤，直接下筆，運用方便。一層層地以素描的方式上色，就在畫紙上邊畫邊調色，有些人會用紙擦筆、海綿、紙巾、膠手指等把色彩擦出不同的厚薄或均勻度，達至理想的效果。不過，最實用的工具是自己的十隻手指。我看冉老師示範，把厚薄和不同層次的色彩搽得調和有致，一邊加色、一邊擦，我看看着，就感到彩色的粉筆和他的指尖在起舞，添與減之間，便創造出一幅令人讚嘆不已的作品！

粉彩畫必須畫在紋理粗的，甚至是砂紙上，讓粉筆的顏色依附和留在紋理之間。錯用平滑的紙，色粉便會邊畫上邊掉落，浪費心思。有些保護膠膜可在畫面形成膠膜以能長久保存。

西方不少名畫家都曾用色粉創作，至今仍保存得色彩艷麗的粉彩名畫，有十九世紀法國德加的《芭蕾舞女》《藍衣舞者》等等。



網人網事

信息伸手黨

理美美

深夜，微信，某群，有人問：「明天北京有雨嗎？」這個問題，其實，只需要花3秒鐘打開天氣軟件就知道了。刷小紅書，總能在稍微長一點的帖下看到這樣的回覆：「不懂就問，這是什麼？」這個問題，其實，看一遍樓主的原帖也自然就知道了。而作為一個凡人，更何況，日常生活中絕大多數的疑問，搜搜Google、百度或問問AI也都能輕鬆知道，但就有相當多的人偏不，這些「信息伸手黨」們只喜歡此時此地、隨隨便便「不懂就問」。這也正是信息時代的弔詭之處——人們獲取知識的效率空前提高，但獨立求解的能力卻在悄然退化。

十五世紀，古騰堡印刷術將知識從羊皮卷上解放，二十世紀，互聯網又再一次將知識從紙張中釋放。搜索引擎就像「多啦A夢」，為人類知識探索打開了一扇又一扇神奇的隨意門。人們不再需要泡在圖書館上下求索，不必再在浩如煙海的卡片目錄中苦苦翻找，知識的獲取從未如此唾手可得。

這種革命性的解放本該帶來認知能力的躍升，卻意外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龐大的「知識租賃」群體。維基百科的條目、知乎的問答、小紅書的教程、油管的知識膠囊……這些碎片化獲取信息的方式重塑了大腦的認知模式，習慣即食知識的大腦也逐漸失去了消化系統性知識的能力。愈來愈多的人，深度閱讀文字的能力日益疲軟，N倍速刷劇的能力倒是與日俱增。

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今天的情況卻是「我問故我在」。如果你混

跡於任何一個互聯網社區，海量求助帖滾滾而來，遠看熱鬧開鬧，近看都有點「智商捉急」：比如微博超話裏問明星星座，遊戲論壇「蹲一個任務攻略」，就連菜譜App評論區都充滿了「3人份放多少鹽」的初級問題。有人調侃，這些人彷彿在用「單包」思維生活，連最簡單的「百度一下」都要外包給他人。更有甚者，當善良又高能量的E人好心解答後還會反問：「為什麼你不給我連鏈接都發好？」「能不能直接幫我寫個代碼？」「能不能幫我分析下這道題？」這種群體性的知識懶惰構建起新的認知舒適區，就像溫水煮蛙，消解着人類原本的探索本能。

一個健康的知識社區，理應是經驗的分享、思想的碰撞和彼此的啟發。如果鋪天蓋地都是「信息伸手帖」，會讓真正有價值的討論被淹沒。大量重複、低質的問題也會消耗志願者和專家的耐心，甚至導致「知識公益」陷入困境。如果整個社會都習慣於「伸手」，不再追求獨立探索和創新，那麼進步的動力也會不斷衰減。科技、文化、藝術的突破，往往源自個體不懈的追問和自我挑戰。伸手取物，容易得到眼前答案，卻難以孕育深層次的創造力。

知識的真正價值不在佔有而在轉化。當我們利用網上的開源資源時，應該像中世紀工匠學習師傅手藝般虔誠；當引用維基百科時，需要保持對知識源流的考據精神。即便在如今問AI易過倒杯茶的時代，我們仍然應該保留錢鍾書「橫掃清華圖書館」的氣魄和慾望，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擁有自己的認知羅盤。



信而有征

繆斯

我猜測好的作品都是繆斯帶來的。就像畢加索與吉洛、達利與加拉、羅素·加爾西亞與胡安·格里斯，這些藝術家們人人都遇到了一個不可改變的對象。這個人不因為他的熱愛就徹底成了誰的，謝謝地，她們有一種粗野，這是她們身上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正是這個部分令藝術家本人倍感痛苦。

他最無奈的地方或許在於，對方並不是刻意不想按他說的做，而是她有一個本能驅使她到連自己也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在這件事之後，她又有些愧疚，覺得對不起藝術家對她的依戀，於是就加倍對這個藝術家好一點。就在這忽冷忽熱之中，加劇了他的無所適從，這反倒成了他創作的旺盛期。因為他發現一個令他將這種思念修補好的方法，那就是令對方成為按照自己意願行動的人——這就是他的新作品。這作品是他被慾望主宰所誕下的一個想像，這個想像令他將那個消失的愛人補全為一個合理存在，並在自己找到答案之際，他感到了滿足。這一切是那位

繆斯所不知道的。

在夜以繼日的思念當中，他把這種痛苦轉化為作品，把他的思考「為什麼，為什麼她要讓我痛苦」的這種絕望轉換為一種語言，彰顯出一個人物形象來，這形象就愈發顯得可愛又可恨。她無法被獲得，那樣灑脫。但她並非無情，因為即使她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但她偶爾的一個撫慰，就足以支撐這位藝術家繼續愛她。就好像一個久失甘露的人，終於得到一點雨水，可是這點雨水不足以解渴，反而令他更感飢渴了。愈是飢渴，他的作品就愈是立體。這幾乎是一種心理學，把一個並不完善的對方以藝術的形式呈現為一種戲劇，帶着高潮、矛盾和痛苦。這便是繆斯們最大的功勞。

藝術家離不開他的繆斯，繆斯們也離不開藝術家。儘管她們大多庸俗，懂得利用藝術家們的軟肋索取她所不具備的，並駕馭他。而他就這樣投降了，他被自己要失去一個愛人的假設嚇到了。這會令他進入荒蕪的情感狀態，而他們向來就是缺愛的。

在這當中，倘若說這些在別人看來絲毫沒有可取之處的女人，卻成了這些知名藝術家的情人，或許來自於她的無知和粗獷當中具有一種藝術家所最珍愛的生命力。那種真情流露似乎是因為感受到了藝術家的熱愛而具有妥協的可能，但最終卻無法克制自己本身，經常把關係搞僵。她們那時顯示出的無情最大的力量在於看起來並不是以情感作為支撐，而是野性本身自帶的，就這一點就足以令人生畏。

人不與天鬥，藝術家要成為一個宿命論者。或許他的本能就是趨向自然，他的繆斯就是自然。他們殊途同歸了，而他們的作品也只有沾染了這種宿命，才是不可違抗的。無論是在節奏上，還是在情感的自然發生上，都展示出無與倫比的抗爭與妥協。那些最柔軟的部分，最美好之處都是傷痛所無法彌補的忽視，並成為瀰漫着希望的渴求。令這作品具有一種魅惑的力量。我們真的無法不對這慾望的具象感到震撼，那是我們常常在深夜所無法排遣的自己。